

玄覽堂叢書

第八十九冊

武定堂藏書

卷八十九

明朝小史三卷

蘆城赤隱呂 焜輯著

建文紀

半邊月兒

帝初生。頂顱頗偏。太祖視之心甚不悅。嘗撫而名之曰半邊月兒。

祖孫繼體

帝平日友于之誼甚篤。太祖每聞之輒喜。一日臨其

宮兄弟四人並侍。太祖出句云。兄弟相懷本一身。
帝卽應聲荅云。祖孫繼體宜同德。

蛟龍不敢吞

帝讀書甚聰穎。一夕與懿文同侍太祖側。命咏新月。
詩懿文云。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頭。雖
然不得團圓相。也有清光徧九州。帝云。誰將玉指
甲。搥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太祖覽
之而不悅。以其口氣非吉兆也。

雨打羊毛

帝爲太孫時。太祖每慮其不克善終。嘗以詩對試之。
偶一日在禁中觀獵。馬忽疾馳而過。太祖出句與
文皇同對云。風吹馬尾千條線。文皇曰。日照龍鱗
萬點金。帝乃對云。雨打羊毛一片獐。語雖工而意
則讓文皇矣。

朝天女戶

帝以太祖殉葬諸人近親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

孫端、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等，以錦衣衛所鎮試百戶散騎帶刀舍人進今職，稱爲朝天女戶。

八字

帝于曹國公李景隆勲戚倚任特重。嘗親書體爾祖廟忠孝不忘八字賜之。

布其過于天下

帝在位視朝頗晏。監察御史尹昌隆諫曰。昔太祖高

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而臨。百官于是乎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昃忘食。常如有不及者。蓋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不可不勤以撫之也。今乃卽于晏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于候伺。曠職廢業。上不懈弛。流爲凌遲。臣恐布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爲社稷之福也。制以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

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

更定官制

帝登極。陞六部尚書正一品。設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諸司去清吏字。改戶部爲名度支金帛倉庫四司。刑部爲詳憲比議職門都官四司。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又改都察院爲御史府。設御史大夫正二品。革十三道置察院一定。御史二十八人。改諸御史爲拾遺補。

缺改通政司爲寺。通政使爲通政卿。通政少卿。叅議寺丞。增置左右補缺。左右拾遺各一人。後大理寺改爲司。又改卿爲大理卿。左右寺正。都評事。寺副。副都評事。司務。都典簿。太常寺改卿爲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天壇祠祭署爲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爲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爲新豐祠祭署。孝陵置鍾山祠祭署。及司圃所。增神樂觀。知觀一人。光祿寺改卿爲光祿卿。少卿。寺丞。如太常。

而陞少卿從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監事二人。太僕寺改卿爲太僕卿。增典廐典牧二署。設驕驥十五羣。遂生三羣。分隸二署。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賓客二人。又置資德院。設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禮贊書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國子監陞監丞爲堂上官。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鴻臚寺改卿爲鴻臚卿。少卿寺丞如光祿。而并行人司于鴻臚寺。翰林院增

學士承旨一人。學士一人。設文學博士二人。省侍
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改
中書舍人爲侍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而以
方孝孺爲文學博士。又改謹身殿爲正心殿。設學
士一人。罷華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閣設大學士。
各設學士一人。待設元定員。文淵閣設典籍一人。
六科罷左右給事中。改中東西南北城兵馬指揮
司爲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爲兵馬副兵馬。始

置京衛武學教授一人。啓忠等齋各訓導二人。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陞品一級。改提刑按察司爲十三道肅政按察司。廣東鹽課司爲廣東都轉運鹽使司。罷北平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五省。及江北學校貢士。革五府左右斷事官。五軍斷事司。增親五官賓輔二人。正三品伴讀伴講伴書各一人。又一人。左右長史各一人。審理正。典膳正。奉祀正。良醫正。典寶正。並去正。

字。審理副等。改爲副審理等。郡王賓友二人。正四品教授一人。記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禮。典饌。典藥。各一人。典儀二人。引禮舍人二人。儀仗司吏目一人。賓輔三。伴賓友教授進對侍坐。稱名不稱臣。見禮如賓師。

燕王書稿

帝削燕王屬籍。燕王乃上書于朝曰。臣聞書曰。不見

是圖。又曰。視遠惟明。夫智者恒慮患于未萌。明者
能燭情于至隱。自古聖哲之君。功業著于當時。聲
名傳于後世者。未必不由于斯。今事幾甚明。非不
見之。謂而陛下略不垂察。謹冒死以聞。昔皇考太
祖高皇帝。當元之末世。生民塗炭。羣雄角逐。被冒
霜露。節風沐雨。東征西伐。親赴矢石。被體創痍。艱
難百戰。萬死一生。然後定天下。成帝業。立綱陳紀。
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盤石之安。夙夜

圖治兢兢業業。未嘗自寧。不幸皇考太祖賓天。令
陛下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子澄輩。不能秉道德
以輔聖治。而包蓄禍心。恣讒賊之口。奮豺虎之毒。
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枝葉。櫛搏柏桂梗五弟。
不數年間。並見削奪。雖其皆有愆過。未聞不軌之
圖。重可裁減護衛。輕可賜勅戒勵。則朝廷于厚親
之仁。愆過之義。兩盡其美矣。不務出此。動輒削王
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柏尤可憫。闔室自

焚聖人在上。胡寧忍此。此皆非出陛下之意。而皆
奸臣之所爲也。今其尚未厭足。又以加臣臣。守藩
于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天地宗廟神
靈鑒臨在上。敢有一毫非僻之心哉。陛下嗣統以
來。臣事君之忠。明于皎日。誠以君臣大義。骨肉至
親。恒思加慎。爲諸王先。其敢有悖仁傷義之爲哉。
而奸臣跋扈。蔽陛下之聰明。誣真爲枉。獨加無辜。
比者所遣奏事之人。箠楚刺熱。徇極苦毒。迫其言。

臣有不軌謀。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昺等于北平城
內外。率伍林聚。戈矛耀日。甲馬馳突于街衢。鉦鼓
旬旬于遠邇。圍守臣府。周匝嚴密。詢其所由。但云
府中不留一人。闔家惶惶。不測何事。大小凜凜。如
臨湯火。已而貴昺爲護衛之臣所執。臣得此二人。
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擗踊無訴。切念
臣于懿文皇太子同父母至親也。于今事陛下如
事天也。臣固知此非出陛下之心。但臣愚戇不能